

蒙文通文集

第二卷

古族甄微



古
族
甄
微

蒙
文
通
文
集
第
二
卷

一九九三年·成都

巴蜀書社

(川)新登字〇〇八號

責任編輯：黃小石

封面設計：馮陽

古 族 甄 微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廣元市南河印刷廠製型

德陽日報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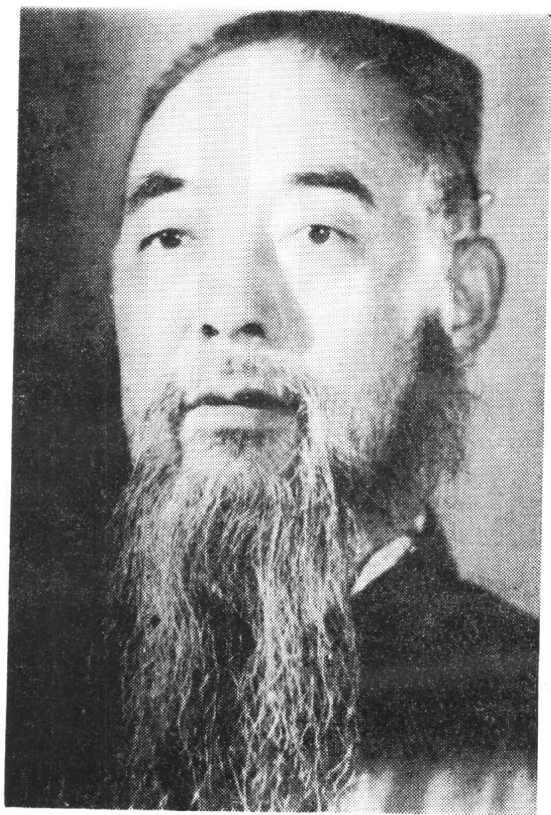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四月 第一版

一九九三年四月 第一次印刷

定價：壹拾貳圓壹角肆

ISBN7—80523—492—2/K • 98

一九五五年作者攝於成都



出版說明

蒙文通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鹽亭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復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後，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並先後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

蒙文通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及古代學術文化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詣很深，成就甚高。他早年受業於清末國學大師廖平與劉師培，從研究傳統的經學開始了他漫長的學術生涯，後來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問佛學與古代學術思想，不斷拓寬研究天地，一生精進不已，終於成爲博通經史、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清哲學的一代著名學者。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國上古民族可以江漢、海岱、河洛分爲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皆各不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徵的學說。其後又以《經學抉原》一書，進一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豐富和完善了此說。「三系學說」和當時《古史辨》學

派的觀點迥異其趣，但就其對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言，實可以與之媲美。

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學思想是「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指出歷史變化的痕蹟，揭示發展的原因。在實踐上，蒙文通先生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就是「史以明變」觀點的代表作。

蒙文通先生晚年致力於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崑崙宜為上古一文化中心說，認為巴蜀文化當系自西東漸，楚文化也頗受巴蜀文化影響，《山海經》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產品的著名學術觀點。這裏，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作為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懷着維護中華民族崇高利益的責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時間，寫成了一部考論古代百越民族史的專著《越史叢考》，縝密地考證了大量的古文獻資料，引證翔實地批駁了國際上一些越史學家覬覦我國領土的種種奇談怪論。這是一部充溢着實實在在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書，它的成就標誌着我國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

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就就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古史甄微》、《經學抉原》、《越史叢考》外，還有《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儒學五論》、《道書輯校十種》、《巴蜀古史論述》、《先秦少數民族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數十篇。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很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此外還有數十萬字遺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先生數十年未離講席，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材，可謂桃李遍全國。為了更好地保存與集中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果，啓迪後學，我社決定分六卷編輯出版蒙文通文集。這套文集將把蒙文通先生的主要學術著作全部收入。整理工作由蒙文通先生之子、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蒙默同志擔任。

巴蜀書社編輯部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序一·····	(五)
序二·····	(四九)
第一 周民族之南移	
西周末年之旱災·····	(四九)
江城雨澤獨豐·····	(五一)
宣幽繼世南向移民·····	(五三)
第二 西戎東侵	
獫狁東侵·····	(五六)
犬戎獫狁與太原·····	(六一)
姜戎南侵·····	(六三)
犬封古國·····	(六七)
犬戎東侵周地·····	(七〇)

秦爲戎族……………(七三)

秦即犬戎之一支……………(七四)

昆夷與羌族……………(七五)

非子邑秦與犬丘……………(七六)

秦取犬戎岐豐……………(七八)

秦取犬戎洛川……………(八三)

秦晉交逼羣戎……………(八四)

犬戎侵入伊雒……………(八六)

齊晉霸業與羣戎……………(八八)

晉楚滅伊雒諸戎……………(九〇)

戎入汝漢江淮……………(九三)

第三 南方民族之移動

楚人北侵……………(九五)

百濮南徙……………(九七)

庸巴羅南徙……………(九九)

第四 赤狄東侵

古鬼親與赤狄·····	(101)
狄來秦晉之北·····	(102)
狄南滅邢衛與齊桓禦狄·····	(102)
狄西侵周鄭與晉文創狄·····	(112)
狄東侵齊魯宋衛·····	(112)
狄入濟兼併長狄·····	(112)
狄兼併代戎·····	(110)
黃河首次改道爲狄禍·····	(113)
羣狄建國拓地之廣·····	(113)
晉滅赤狄·····	(112)
羌狄與晉民融合·····	(111)
第五 白狄東侵	
白狄東徙太行·····	(112)
魏滅中山與中山復國·····	(112)
中山稱王與趙滅中山·····	(110)
第六 東北諸族之移動	

山戎東徙……………(一四)

驪戎狄祖東徙……………(一四)

濊貊辰國馬韓東徙……………(一五)

林胡樓煩西還……………(一五)

第七 秦西諸族之移徙

秦西戎族之活動……………(一六)

義渠與匈奴……………(一六)

拾遺

東夷之盛衰與移徙……………(一六)

瓜州與三危……………(一六)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序 一

族類殊，則情性異，好尚別，舉文爲德教無一同。族與族相凌，國與國相伐，力不競，則宗社爲虛，民人虜辱，獨立固有之文化，亦將摧毀而無餘。周秦之交，堯舜殷周之道幾絕，則亡國之敗、種族之禍爲之也。自邱明、史遷之不能紀其故，後世儒者莫之察，遂昧耳。夫三代之文，於周爲最，春秋戰國，允濟濟多賢士大夫，百家之學朋興，道術之隆，後世莫及。至秦一區夏，不轉睽間，而燬焉以熄。邠岐之間，宗姬之舊京也，政化禮義所從生，及秦有關中，不及百年，乃「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文武周公之道遂斬，此亦事之興替至異者歟！余既草《古史甄微》，終於西周，又將順續其事，而後知周秦之變，固夷夏興替爲之也。周自穆王西征，遷戎太原，取其五王以東；太原者，於秦漢爲九原，爲五原，於今爲河套。五王者，始豐王、亳王、獬王、大荔、義渠之王是也。徙戎近塞，江統所憂，自胡羯居代邊，而禍發於劉石，周秦之事何獨不然，夷、厲、宣、幽，逮於平、桓，蘊隆甚旱，歷紀阻饑，民卒流亡，鴻哀在野，三川竭，

岐山崩，涇渭之膏已酷，江漢凍，牛羊死，而歲獨豐於荆、揚，故於《詩》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而召伯營謝，獨有陰雨清泉黍苗之盛。宣王、幽王，繼世東略，大徙其民淮、漢之間，鄭桓公亦徙其民於雒東，於時驪山之禍猶未發也。周、鄭既東，關中殆已曠廢。西夷乘隙，卒覆宗周，於是涇北之狄、涇西之戎，乃奪我關河以西而有之，則何怪邠郛之間雜戎狄之俗，異族而覆諸夏，此爲之始也。秦自上世在西戎，保西陲，申侯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秦本紀》），審胥軒之爲戎耶！酈山女在殷周間爲天子（《漢書·律歷志》），將亦戎狄之雄。申侯者，即平王所奔之西戎，亦宣王所伐之申戎也。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曰造父，爲北唐之戎，御穆王以西征。惡來之後曰大駱，居犬邱，秦之先非子者，大駱支庶也，爲孝王牧馬汧、渭之間，而邑諸秦。造父、胥軒悉爲戎，則秦之爲戎無惑也，烏有所謂皋陶、伯益之後者耶！謂之伯益之後者，涉東夷嬴姓而誤耳。秦以西戎之裔，攘有河西，一旦席卷山東、平吞楚、夏，又何怪其燔《詩》《書》，賊仁義，盡先聖之道而絕之。故曰周秦之間，種族之變爲之也，其斬我三代之文教，豈偶然哉。史遷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後人論秦事，不能悉，殆以此歟！孔子作《春秋》，嚴夷夏之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獨許其仁，則以亡國之禍大而戎狄之痛深，「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足驚其暴」也。而諸夏又將微，將撥亂反之正，乃作《春秋》，口授弟子；於秦伯卒，公羊子知秦之爲戎，於酈之師，穀梁子知秦之遂狄，此《春秋》之微旨

耶！逮秦之既強，以夷狄之勢，馮陵諸夏，吞二周而亡諸侯，斬三代之舊，而布其法家之術，以易天下；法家之術，本之戎索，於是姬周之道，儒者之學悉遭夷絕，則周秦相代謝，即曰夷夏之爭、儒法之爭可也。自法家之說起，於是先聖之道反爲時俗譏笑之資，仲尼、子輿爲世詬病。甚矣，武力不競，而德教亦莫能自存，悉禹域惟夷狄之從，周之衰，學之鄙，則戎夷之說滑之也。百家橫議，而實戎夏新舊之爭、儒法之爭爲之本，他之能獨立自樹者，墨家、道家耳。墨家出於孤竹，行於代，鄰於儒，道家又本於楚，儒家與異端之爭，即中夏與異族之爭，周秦學術之犖犖大者，即此三四端而止耳，而皆民族之故也；餘家之說，殆爲枝末，不過出入於是數者之間，此周秦之交道術之大較歟！

秦自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至寧公遣兵伐蕩社，武公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伐邽、冀，縣杜、鄭，滅小虢；德公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秦之勢日偪而東，諸戎以次芟除。觀秦東之爲諸戎，則知周、鄭既遷，而關中之地殆爲戎有。武公之十一年縣杜、鄭，成公十三年而晉滅霍、耿、魏，則晉獻公之十六年也。其二十二年，又滅虞、虢，秦穆公之五年也。其二十年秦滅梁、芮。於時秦、晉方強，秦之境日闢而東，晉之境日闢而西，諸戎錯居其間，秦晉之兵交於河，而諸戎之事遂日亟，散居之族，莫得抗衡。晉二五耦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於是城蒲與屈。蒲、屈既城，狄既見偪於西，則挺而走險，出晉北，遂以橫決於東，僅三年耳，遂逐黎侯，滅邢、衛，鄭亦使高克帥師禦河上以禦狄。以齊桓霸業之方盛，僅遷邢衛而南之，以保河外，築中牟、五鹿、負夏、牡丘，以備諸

河，莫敢以一矢北嚮與之爭，而河內之地畢淪於狄。夫春秋以來，中夏未嘗見狄患，自蒲、屈之城，三年之間，西狄以東窺，滅國兼地，莫之敢撓，如驟雨，如飄風，變生於倉迫，禍發於燎原。齊桓以莊之三十年，北伐山戎，以僖之四年南伐楚，至於召陵，此六年中，非威之不振，勢之不強也；狄於其間，以莊之三十二年伐邢，以閔之二年伐衛；僖之元年，齊以諸侯救邢，邢遷於夷儀，僖之二年，諸侯城衛楚丘之郭，而封衛焉，雖曰「邢，衛忘亡」，而誅攘之功無足觀者，豈以狄之克比三強，其鋒莫可當耶！自蕩氏之滅，至蒲、屈之城，纔三十年耳；又三年，而狄殘邢，衛，橫行於東夏，北狄之東徙也，其厲乃至於此極耶！平王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見王畿之近地，東遷之初固未嘗有戎，狄之族也。犬戎既殺幽王驪山下，閔之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勢已徙逐而東，再東則以僖之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桑田於今爲閔鄉；再東而僖之十一年，伊洛、揚拒、泉皋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十一年間，戎已踰桃林之塞，「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又十一年，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則以秦人迫逐吾離於瓜州，而惠公誘以俱來也；及晉滅陸渾，而資之以爲晉陰地。戎有諸夏，歷春秋至戰國，韓、魏共伐伊洛，陰戎，而後又逐之，西戎東徙又至於斯極也。自犬戎覆周，大河以西，驅陷於異俗，自晉城蒲、屈，而戎、狄東窺，至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此三十年間，又戎、狄出關中而東窺時也。伊洛之戎阻於周、鄭，不得東，或南入謝西，爲九州之戎，而北又有茅戎、徐吾之戎。殘邢壞衛之狄，齊桓禦於河，不得南，則折而西向，滅溫、

有河內，侵及周京，於是晉文繼作，匡攘之功，以二軍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取昭叔於溫，殺之，隔城。夫溫固狄所滅，蘇子邑也，昭叔居溫，固依於狄，晉師克狄，而殺昭叔，晉文攘狄之功，視齊桓爲盛。天子胙之溫、原、州、絳，而河內殷墟更入於晉，於是舊衛地之沒於狄者，晉資之以啓東陽，舊周地之沒於狄者，晉資之以啓南陽，晉威方振，齊霸久衰，狄挫於西，則又折而東，渡河圍楚邱，衛遷於帝邱以避之，自是周、鄭無狄患，而移於齊、魯諸國，知狄已渡河、絕濟，馳突於雷夏、荷澤、大野、孟諸水草之交也。故於後晉滅潞氏，而范中行也，觀也，乾侯、栢人，畢爲晉有。東夏之地之沒於狄者，而晉資之以啓范之途。究晉地以推狄地，而後知其勢殆若常山之蛇，互連數千里，環晉之三面，而西屬之秦，東屬之齊，北狄更渡河而益東。觀於此，則東遷以來，固民族轉徙一大時期歟！

狄者，於西周屬獫狁，於漢屬匈奴，自昔處谿谷，各有君長，往往而聚，種落散殊於轉徙無常處。晉之敗狄於采桑，里克曰：「無速衆狄」，知於時群狄之尚未合而同戴一主。晉之會狄於欒函，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知狄之又分，而晉滅潞氏。僖之三十三年，白狄始見於《經》，知狄之亂，赤狄、白狄之分也。赤狄、白狄始皆同在河西，赤狄先至晉東，扼太行，白狄獨有河西地，赤狄渡河而南，白狄亦來居赤狄、晉東之地；赤狄之役衆狄，而潞子主其盟，赤狄既有衛，蓋又并北戎而一之。北戎於前爲草中之戎，於後爲代，赤狄渡河而東，蓋又并鄭瞞而一之。鄭瞞，春秋初年之戎也，於後爲長狄。赤狄既滅，而潞氏亡，衆狄殆又役於無終。無終，春秋初之山戎也。

於戰國爲無窮，逮晉滅肥、鼓，白狄亦僅存鮮虞，鮮虞於後爲中山，入戰國後魏、趙滅之。戰國之末，溧之北、海之西，狄之餘衆散處之。此即田單所攻之狄，蘇代所謂北夷方七百里者也。北狄既入諸夏，併地之多，歷年之久，禍烈若是。陸渾之戎，自瓜州來居伊洛，姜姓者居洛西，與晉敗秦師於鄆，允姓者居洛東，則陸渾子也，而伊洛群戎之首率也。方文王之爲西伯，涇首以北則獫狁，以西則混夷，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武王克商，放逐戎夷於涇洛之北，而古公以來，獫狁之患稍紓。及穆王西征犬戎，肆其雄心，使天下之皆將有車轍馬迹，蓋克樹惇。懿王之時，戎、夷侵暴中夏，詩人疾之，而歌《采薇》。宣王「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引弓之民，猶未得肆其東侵也。「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韓，於今爲延安，當其北者爲追、貊；追者，獫也，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貊，徙燕東北，爲無終，爲大戎、小戎之屬。隗姓之狄，自圓、洛之間，渡西河，止於晉東，爲赤狄，則在惠王之時。自赤狄驪張而東，追也、貉也亦因之繹騷。北戎南侵齊、鄭，蓋以勢之逼於羣貉。於時鄭莊方強，遂再敗之。邢、晉亦敗之。戎不得南，而貉遂東遷，山戎以病燕也。齊桓崛起，破屠何，斬令支，剗孤竹，禽狄王，以靖山戎。於是燕之禍戢，而貉以入於遼東西。伐山戎而禽狄王，亦見貉之爲禍，實狄逼之。於是朝鮮、肅慎之間，忽焉有三國新來，攘朝鮮之北境而居之。曰濊，曰沃沮，曰句驪，三國之來，當自燕、趙間未可也。則濊者韓北之追，沃沮者晉伐之獫狁，句驪即晉伐之驪戎，而齊斬之離枝也。此皆貉類，經燕北而東入海。涿郡方城之韓，殆又先入海而南爲馬韓。此貉族遷徙之又一道。